

数智化视角下近三十年来中学古文教学改革探究

陈李茂, 黄丽燕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 湛江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古文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而语文学科又是中学的主科之一, 其教学质量涉及全国约八千万学生的人才培养问题。梳理近三十年来的中学古文教学相关文献和著作发现: 第一, 中学古文教学一直围绕“古文教学教什么”进行探讨; 第二, 中学古文教学历经了由“重言轻文”到“重文轻言”, 再到“言文并重”的嬗变, 实现了从注重工具性到注重人文性再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观念转变; 第三, 近三十年的中学古文教学改革并不重视古文教学与先进技术的融合。基于此, 分析认为, 其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缺乏专门的中学古文教学资源库; 二是古文教学中很少使用数字化资源; 三是学生使用相应教学资源意识薄弱, 并就此提出三点解决措施: 首先, 亟待构建专门的古文教学数智资源库; 其次, 要强化在古文教学中融入数智技术; 最后, 增强学生使用数智资源的意识。

关键词

中学古文教学, 三十年, 数智化, 教学改革, 资源库建设

An 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in Middle School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Limao Chen, Liyan H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5,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in middle schools. Its teaching quality involv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about 80 million students nationwide.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work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in middle school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in middle schools has always been discussed around “what is taught in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Secondly,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secondary schools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shifting from an emphasis on language over content to an emphasis on content over language, and finally to a balanced emphasis on both. This has led to a shift in mindset from a focus on instrumentality to a focus on humanism, and finally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strumentality and humanism. Thirdly,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reform of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in middle schools has not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reasons for this include at least: firstly, the lack of specialized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cient Chinese in secondary schools; Secondly, digital resources are rarely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Thirdly, students’ awareness of using corresponding teaching resources is weak, and three points are proposed in this regard: first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a specialized database of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and finally,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using digital resource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Thirty Years,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Reform in Education, Resource Library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的问世, 尤其是深度求索(DeepSeek)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且开源的大模型推出, 以及人形机器人的持续迭代升级, 数智化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显著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赋能与数字人文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在此背景下, 古文教学——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占比最大的中学古文教学——究竟该如何顺应这一数智化趋势? 与此同时, 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古文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唐诗宋词及经典的古代散文等, 其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篇目比例也在逐步提升。古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板块, 然而古文往往难度较大, 中学生理解不易, 且不少学生对古文的兴趣有限。传统的中学古文教学多停留于字词句讲解与课文背诵, 内容较为晦涩, 更易使学生望而却步。而古文知识又是中高考的必考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中学在校生约达八千万。因此, 有效推进中学古文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而要深入推进这一改革, 有必要先厘清中学古文教学改革的整体脉络, 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此外, 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文, 与代表前沿技术发展方向为数智浪潮, 二者看似格格不入, 实则蕴含着深度融合的可能。本文通过细致梳理其改革类型并剖析深层原因, 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尝试对这一融合路径作出回答。

当前,关于中学古文教学方法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对于古文教学改革,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见解。例如,于洋分析文言文教学改革的瓶颈并提出突破的路径[1];周正逵从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角度提出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2];李煜晖则阐述了课改背景下教师应有的教学理念,侧重于响应教学改革中的应有行动[3]。然而,系统梳理近几十年中学古文教学改革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王元华对百年文言文现状、成因、教学改革、具体实践进行详细分析[4]。总结文言文教学方法的改革现状,有利于把握古文教学发展的脉络,继承优点、改进不足。基于此,本文对1994年至2024年这三十年间的中学古文教学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融合的现状,并提出未来展望。在文献检索方面,本文借助中国知网(CNKI)、维普等数据库,以“中学古文教学、文言文教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数智化”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筛选标准如下:首先,发表时间限定在1994年至2024年;其次,选取核心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及专著;最后,文献内容须聚焦于中学古文或文言文的教学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对选取的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按时间顺序梳理,总结出中学古文教学从“重言轻文”到“重文轻言”再到“言文并重”的发展历程;接着,从已有资源库、教学需求、学生兴趣三个方面分析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分离的原因;最后,结合当前发展趋势,对中学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提出建议。此外,下文一般以“古文”统称,但为尊重相关论文或著作原有的表述,有时亦会使用“文言文”一词,特此说明。

2. 近三十年来中学古文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本文认为,三十年来的中学古文教学历经了“重言轻文→重文轻言→言文并重”的改革历程。“言”指的是古代汉语知识,如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聚焦于字句翻译。“文”指的是文章脉络和艺术风格,侧重古文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重言轻文”是古文教学中注重字词的翻译而忽视古文的思想传递;“重文轻言”反之;“言文并重”则注重词语和句法的同时又注重文本整体情感的梳理。

2.1. “重言轻文”的中学古文教学改革模式

近三十年来,古文教学注重对“言”的讲解,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许多著作从训诂学角度助力中学古文教育,如《训诂与文言文教学》[5]、《训诂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6]、《训诂学与语文教学》[7]以及《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8]。此外,还有专注于古文字词释义的著作,例如《高中语文语义探究》[9]与《初中语文语义探究》[10]对教材中的疑难字词句进行了补充和订正;《新编高中文言文助读》[11]则专项讲解了实词、虚词、词性活用等文言知识;《文言词汇语法与语文教学》[12]也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解析。诚然,古文教学固然要重视“言”的传授,但若只聚焦于“言”,便会导致“重言轻文”的局面,使古文教学沦为单纯的古汉语知识教学,导致教师在课堂上陷入以串讲法满堂灌输的窠臼。

所谓“串讲”,就是由老师边读边讲,将字词解释和文意理解串联起来进行讲解。串讲法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聆听和做好记录,其学习自主权完全处于被剥夺的状态[13]。在中学古文教学中,教师们针对文言文教学提出了多种教学方法,如点释法与比较法[14]、类比法[15]、重视横向文言文教学并编写常用实词词典[16],以及偏旁系列推导、词语系列比较、语境猜读等[17]。这些方法固然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古文字词,引起其对文言文文字的重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教师将教学重心过度放在了文言文字的解读上。这种倾向导致古文教学形成了“重言轻文”的局面,而一直沿用的串讲法便是其典型例证。多位学者指出,当前文言文教学中“重言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教学目标上,教师往往将重心聚焦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传授[18];在高考命题方面,题目设计的僵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因于“重言轻文,弱化人文内涵”[19];对中考文言文试卷的分析同样显示,考查偏重于字词句的理解,而忽视了思想内容和人文价值[20]。在中高考的导向下,“重言轻文”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21],调查问卷数据也印证了教师的教学仍主要立足于文言文文本和基础知识[22]。

重言轻文的原因归结为：以“工具性”为导向。由于古文年代久远，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显著差异，读懂古文成了教学的难点，因此教学重点聚焦于古汉基础知识的学习。出于对学生掌握情况的担忧，教师往往采取“满堂灌”的串讲方式，力求“字字落实，句句清楚”，将其作为古文教学的核心目标。此外，中高考的考查导向也加剧了这一现象。试卷对文言文的考查多以字词解释、句子翻译为主，相对忽视了古文的人文价值。考试成为检验师生教学成果的主要方式，导致教师围绕考点着重讲解“言”的部分，鲜少对“文”进行深入探究；而学生为了获得高分，也只能选择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完成古文学习。

2.2. “重文轻言”的中学古文教学改革模式

串讲法虽有利于学生掌握古文学习中的字词，但其不足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古文教学的基本模式始终是教师逐字逐句地串讲，并辅以古汉语知识的介绍；学生则忙于记录词义与译文。对于这种教法，有人将其总结为“八字真经”，即“字字落实，句句清楚”[23]。

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共鸣，学界开始呼吁改变“重言轻文”的局面，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串讲法，转而向诵读法迈进。许多学者强调了诵读的重要性：如主张古文教学应注重诵读和积累，舍弃对篇章结构及写法技巧的过度分析[24]；认为“学文言非诵读不可”[25]，“教学千法读为本”[26]；指出文言文阅读能力建立在扎实的语感训练之上[27]，应通过养成诵读、背诵的习惯来提高教学效率[28]，加强诵读教学[29]；甚至提出重拾诵读法是回归文言文教学的根本[30]，通过诵读让学生对诗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31]，精心设计诵读活动让文言效果更有效[32]。此外，诵读还有助于培养语感、强化句读、体察情感[33]。基于对诵读教学的认可，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实行方法，如：“文言文教学五读法”，归纳出通读、仿读、诵读、赏析读和课外读五个步骤[34]；“文言文教学诵读四法”：一是读通。二是读懂，又叫意读。三是读活，又叫情读。四是读透，又叫美读[35]；诵读应该包括读准字音、重视句读教学、熟读精背、立读于心[36]；古文诵读教学的层次性，分为试读、略读、研读、品读四步[37]；诵读方式灵活多变，如个人读、分角色读、集体读等[38]；教师勤于诵读的同时注重诵读技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39]；通过认识诵读重要性、培养诵读兴趣、创设诵读情境和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提高诵读有效性[40]；诵读应按照正确、顺畅、有感情顺序循序渐进[41]。

“重文轻言”的原因在于偏重“人文性”。传统的串讲法曾让学生误解古文学习就是死记硬背，以为只要背熟重点字词的解析和句子的翻译，在考试中就能得到高分。随着串讲法的不足逐渐被看到，教师开始有意识地将其转变为诵读法。此外，诵读法也被纳入语文课程标准。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42]提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在每个学段的目标中都对诵读提出了要求。课标对诵读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古文教学方法从串讲法向诵读法的转变。然而，在刻意抵制串讲法的同时，加上对新课改注重“人文性”的理解有偏差，教师在文言教学上盲目追求创新，借助诵读法专注于分析文本价值，却忽视了基础的字词掌握。这导致教学从“重言轻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出现了“重文轻言”的现象。

2.3. “文言并重”的中学古文教学改革模式

无论是串讲法还是诵读法，均未真正将文言文教学中“文”和“言”融合在一起。在语文教学中，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文言并重”的观点。《黄厚江讲语文》兼顾文言知识和人文价值[43]。《文言文教学教什么》提出了文言文的“一体四面”理论：文言、文章、文学、文化[44]。《余映潮的中学语文教学主张》关于文言文教学板块主张同时关注语言和文本[45]。再如《文言教学法》[46]、《回归言语形式的文言文教学》[47]、《多维视角下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研究》[48]、《新编初中文言文助读》[49]、《最新初中文言文助读》[50]、《新编初中文言文助读最新版》[51]等都是关于文言文教学，它们的共同点是“文言并重”，注重对“言”的基础夯实和“文”的深入挖掘。

“言文并重”的教学理念已逐渐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可。所谓文言文教学要“文”“言”相生,其核心内涵通常被阐释为“因言释文”与“因文悟言”[52]。程永超先生提出“文”“言”相生理念,这一理念也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赞同与支持,例如有观点指出,文言文教学应坚持“因言释文”与“因气悟文”[53];也有学者主张,教学应追求文言相融、以文率言[54]。以语文版七年级下册的《黔之驴》为例,设计了三种教学模式,对“文”和“言”的有机融合进行探索[55];做到“言”与“文”并重,既要重视思想内容的发掘,也要注重文言基础知识的把握[56];文言文教学要坚持“言、文”并重的基本原则,从文字、文学、文章和文化等“语文”的元素上多些探索,“道”通而“本”达[57];通过读写一体化支架应用设计,在实践中解决“言”“文”分离问题[58];在教学实践中抓住文字、文章和文化来架构文言文的课堂教学,将“文”和“言”有机融合[59];通过三种结合实现“言”“文”并重:古诗词的语境释义与文学性赏析结合、古诗词的释义与古代文化讲解结合、串讲与诵读结合[60]。

“文言并重”理念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体现。这一理念的提出基于实践探索。“重言轻文”让课堂只是灌输古汉知识,学生缺乏深入探究的动力。“重文轻言”注重人文价值,忽略对基础知识的落实,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新课改提出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就是对“言文分离”的否定。黄厚江、王荣生等人提出“一体四面”观点,兼顾文言和人文,引起对教学现状的反思,逐渐向“文言并重”转变。文言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如唐诗宋词等蕴藏着古代文化精神。《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文课程四大核心素养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6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进一步深化,四大核心素养为: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62]。语言运用要求重视“言”;文化自信要求重视“文”,两者不可分割。

综上所述,上述三十年中学古文教学改革中,一直聚焦于“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往往只关注古文教学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原因主要包括:首先,从事古文研究的学界往往认为古文是古代的知识,与当下社会的发展在表面上关联有限。正如在古文研究界,古书越古越有价值。这种观念导致古文研究界乃至古文教学人士,往往不大关注将数智前沿技术应用到古文教学当中。其次,中学古文教学往往形成定势,因循以往教法,难有引入数智资源进行改革的动力。由于中学语文教学面临升学压力,人们更加关心考试分数有没有提升,而学生对古文知识死记硬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导致教学对引入新技术的积极性有限。再次,在中学古文教学中引入数智技术,对语文教师会有更高的要求,如教师需要懂得如何运用数智技术。数智技术包括且不限于数字仿真人等,而要做到类似的数智效果,一般的中学语文教师并不了解相关的技术。且引入数智技术,往往意味着语文教师备课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将会大大增加,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语文教师的积极性。

3. 中学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之间鸿沟形成的原因剖析

中学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之间无疑存在无形的鸿沟。对于该鸿沟形成的根源,尝试从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3.1. 缺乏专门的中学古文教学资源库

缺乏专门的中学古文教学资源库,是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分离的重要原因。由于未建成专门的古文教学资源库,教师大多只能借助纸质版资料进行教学,对于电子资源的运用局限于教学PPT、朗诵的音频和视频,缺乏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融合的途径。现有古文教学相关资源零散分布,教师备课需花费大量时间对教学资源进行收集并筛选,费时费力且效率低下。从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易用性”来看,教师收集同一篇课文的教学资源花费的时间精力远大于使用传统的纸质版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教师

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缺乏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数智技术的动机。此外, 现有资源的呈现形式仍以文字为主, 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 无法为数智技术与教学融合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从“感知有用性”来看, 现有资源不完备, 师生并没有感受到融入数智技术带来的便利, 因此数智技术对于课堂教学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数智技术本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促进古文教学, 让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学习水平的学习资源, 或者借助数智技术为自身形成个人学习计划。但此前缺乏专门的资源库, 导致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分离。

3.2. 古文教学中很少使用数字化资源

在“重言轻文”阶段, 古文教学侧重于古汉字词句、语法知识的讲解, 教师采用串讲法进行“满堂灌”, 力求对古文“字字落实、句句清楚”。教学资料以教材和纸质版的辅助资料为主, 对数字化资源的需求不高。在“重文轻言”阶段, 教学多采用诵读法, 古文教学课堂上会借助电子资源播放诵读音频或视频, 但对电子资源的使用也仅仅局限于诵读, 未将电子资源运用拓展到知识讲解、重难点分析等教学环节, 对数字化资源的使用仍有待提高。在“言文并重”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数字化资源种类丰富, 师生对数字化资源的使用有了提升, 主要体现为运用 PPT 进行古文教学、借助电子题库进行古文教学巩固。结合感知有用性分析, 在中学古文教学改革三个阶段中, 对数字化资源的运用情况实现了从无到有, 但程度十分有限。在“重文轻言”阶段, 对数智技术的使用仅限于诵读; 到“言文并重”阶段, 运用虽然更加广泛, 却仍是服务于传统教学, 数智技术的有用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师生尚未发现数智技术的创新之处。因此, 中学古文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师全文讲解, 学生被动接受, 数智技术没有真正融入到古文教学中。

3.3. 学生使用相应教学资源意识薄弱

当前中学生使用数字化资源的意识薄弱, 直接影响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对于部分学生来说, 固化的教学模式让他们习惯了被动接受知识, 缺乏自主探究的意识, 在学习古文时仅仅是完成教材提出的要求。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畏难心理, 面对难题时容易放弃, 很少会借助资源帮助自己攻克难点, 能够灵活运用网络资源、借助资源库的人数并不多。从学生视角看, 学生缺乏学习数智技术的渠道, 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 本身学习古文的兴趣就偏低。面对新技术的到来, 学生往往不知所措, 不能够灵活运用网络上的学习资源, 感知有用性低下。学生学习古文的主动性不足以及对古文的畏难情绪, 是古文教学的难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

4. 中学古文教学改革数智化未来展望

4.1. 亟待构建专门的古文教学数智资源库

当前尚无专门服务于中学古文教学的数智资源库, 且已有资源库仍存在局限。要加强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 建设专门的古文教学资源库十分有必要。结合近三十年中学古文教学的历程, 古文教学资源库的建设需秉承“言文并重”的理念。从资源内容上看, 资源库不仅需要包括“言”的部分, 以落实文言基础; 还需要包括“文”的部分,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以便师生更好地感受文言文中蕴含的人文价值。从资源数量上看, 资源库的内容应尽可能丰富, 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用于自身的资源, 避免出现同一篇文言文的教学资源数量单一、让师生无法选择的情况。从资源管理上看, 收录的资源需要统一管理, 资源库建设时需要设立标准, 明确资源如何分类, 让师生能够快速找到需要的资源。建立专门的中学古文教学资源库, 能让数字化资源高效服务于中学古文教学。中学古文教学数智资源库构建应包含五个板块,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for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s
表 1. 中学古文教学数智资源库构建框架

文言基础知识	教材字词注释：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 异文版本库：不同版本对同一词语的解释 历代名家注释：如郑玄、孔颖达等名家的注释
文本解读资源库	根据单元主题进行分析，感悟文本蕴含的人文价值 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技巧，感悟，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
古文资源收录	教师：提供优秀的教学设计、教学课件及不同课文的不同音频、视频、图片等多样化资源 学生：系统测评，推荐学生相应水平的学习资源、自主预习资源包
数智技术创新	生成式 AI 教学：师生能够输入指令生成不同的资源，结合课堂自由生成相应的音乐或视频，进行情境式教学，例如生成《琵琶行》中琵琶女弹奏的琵琶曲 GIS 地理信息系统，将文本内容借助地图展示出来，如《琵琶行》中白居易从京城到江州的地理位置变化 场景还原：还原浔阳江头夜景、复刻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的场景
AI 伴学助手	解答学生的疑问 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 对学生学情进行总结：课堂结束后总结学生学习情况

4.2. 强化在古文教学中融入数智技术

Table 2. AI-based teaching activity case of “Pipa Xing”
表 2. 基于 AI 的《琵琶行》教学活动案例

教学模块	具体实施内容
一、教学基本信息	1. 课题：《琵琶行》——破译白居易“写声密码” 2. 教学理念：“言文并重”，实现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效统一 3. 核心目标：夯实文言基础，落实语文核心素养，掌握诗歌写作手法，深化情感共鸣 4. 技术融入：古文数智资源库、GIS 地理信息系统、AI 语音和音频、AI 图像生成
二、课前准备	教师：依托古文数智资源库筛选教学资源；通过 AI 工具生成《琵琶行》弹奏音频；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绘制白居易贬谪路线，整合唐代音乐文化数字资料，给学生提供预习资料 学生：完成自主预习；撰写琵琶曲演奏短评；思考核心主问题“白居易如何用文字将音乐描绘出来” AI 赋能：结合学生预习问题与学习情况，自动生成学情报告，为课堂教学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三、课堂导入	1. 借助人工智能生成“浔阳江夜景图”，渲染秋夜离别的悲伤氛围 2. 播放琵琶曲弹奏视频，提问学生白居易是如何用文字描摹声音
任务一：以声拟声	1. 运用 AI 朗读工具，对比朗读“嘈嘈、切切”原句与改写句，让学生感受叠词的韵律 2. 通过 AI 生成图表，开展“声音图谱配对战”课堂活动，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将不同声音进行分类，如“轻柔区”、“激烈区” 3. 借助 AI 播放急雨、私语等音效，帮助学生理解“以熟悉声音写陌生琴音”的写声密码
任务二：以形绘声	1. 学生从 PPT 展示的诗句中选取一句进行创意改写 2. 学生依据评价量表，完成小组互评，接着教师进行点评 3. 教师借助 AI 图像生成工具，将学生的改写句子转化为视频，引导学生体悟“以形绘声、借画面藏情感”的内涵
任务三：以境衬声	1. 借助 AI 工具制作琵琶曲骤停片段，让学生感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留白 2. 开展“侦探搜证”活动，引导学生标注诗中体现音乐停顿、听众反应与环境烘托的诗句，从而体会艺术留白与景物烘托的高超表达
四、课堂小结	AI 课堂助手生成本节课写声密码的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归纳写声手法与情感脉络

现在是数智技术发展的时代, 古文教学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需要与时俱进。古文教学资源需要得到重视, 实现资源共享, 让教师能够借助资源库丰富课堂内容,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同时也让学生能够从资源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随着 AI 技术不断提高, 豆包、Kimi、Deepseek 等 AI 软件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模式。师生可以通过向 AI 发布指令生成需要的内容, 让语文课堂更加丰富多彩。教师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文言并重”。既要避免对“言”的灌输, 将古文教学课堂变成仅仅是古代汉语知识的积累; 同时也要避免只注重“文”的挖掘, 将古文教学变成德育课, 在课堂上只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因为没有基础的积累, 学生便没有阅读古文的能力。教师需要平衡古文教学中“言”和“文”的比重, 把握教学重点, 在夯实“言”的基础上对“文”进行解析, 充分发挥古文文化精神传承的特点。数智技术不断发展, 中学古文教育教学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纸质版的教学资源, 需与时俱进, 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相融合。我们也不必将其与人相对立, 而应善于发现 AI 的优势, 积极尝试, 借助科学技术提高古文教学水平。以高中课文《琵琶行》为例, 就可以设计古文教学中融入数智技术的活动方案, 如表 2 所示。

4.3. 增强学生使用数智资源的意识

要加强学生使用数字化资源的意识, 可从激发学生对古文兴趣入手, 让学生真正喜欢古文, 对古文知识有主动探究的积极性。教师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为古文教学课堂注入新的活力。例如, 丁光辉先生设计出一种“争辩式文言文教学”, 把学生分成甲、乙两方, 在课堂上讨论, 相互启发交流, 思维碰撞活跃[63]。再如, 杨伯瀛贯彻启发式与开拓型教学实践, 对照比较、温故知新、突出重点和总结归纳, 通过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64]。宋光荣提出“引入法”, 成语引入、故事引入、制作和操作引入、讨论引入等,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65]。韩俊君总结出“一张报纸、编一本文选和写一作品分析”的“三个一工程”, 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66]。上述列举的例子说明, 无论是争辩式教学、启发式与开拓型教学实践、引入法, 还是文言文学习小报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可见, 学生并非厌恶文言文, 而是没有找到投入到文言文学习中的合适方式。因此, 在中学古文教学中, 教师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 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 培养其主动学习的习惯, 进而引导学生使用数字化资源, 加强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的融合。

5. 结语

总而言之, 近三十年的中学古文教学改革, 是对“古文教学教什么”的探索。在重言轻文、重文轻言、言文并重的古文教学历程中, 始终未能将古文教学与数智技术相联结。传统的古文教学模式需主动融入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中学古文教学中, 需要转变教学观念,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借助数智技术为中学古文教学注入活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命题, 也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长足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学古文教学亦不例外。如何切实有效地将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手段融入到中学古文教学当中, 有待相关各方共同思考, 一起努力。

基金项目

广东教育学会项目“‘双减’背景下粤西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研究”(GDES14076)、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双减’背景下雷州半岛小学阶段语文教育调查研究”(2022ZDJS074)。

参考文献

- [1] 于洋. 关于新课程背景下文言文教学改革实验的思考[J]. 教育探索, 2013(8): 58-59.
- [2] 周正逵. 新时代语文教育改革大发展的创新之路[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2020, 3(6): 3-11.

- [3] 李煜晖. 实事求是: 语文课程改革中的教师立场[J]. 语文建设, 2023(19): 77-80.
- [4] 王元华. 百年文言文教学的反思与重建[J]. 课程·教材·教法, 2015, 35(6): 50-55.
- [5] 盛九畴. 训诂与文言文教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4.
- [6] 张广飞. 训诂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 [7] 黄灵庚, 张继定. 训诂学与语文教学[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8] 黄灵庚. 语文教师小丛书 中学古诗文教学与训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9] 陈小平. 高中语文语义探究[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
- [10] 陈小平. 初中语文语义探究[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 [11] 杨振中. 新编高中文言文助读[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 [12] 童志斌, 殷晓杰. 文言词汇语法与语文教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13] 姚丹华. 文言文教学改革探索——《口技》教学例谈[J]. 语文建设, 2015(25): 73-76.
- [14] 王学慧. 文言文教学中的“点释”与“比较”[J]. 黑龙江教育, 1994(Z1): 80.
- [15] 成炳顺. 以今证古 温故知新——文言文类比法教学刍议[J]. 中学语文教学, 1994(4): 21-22.
- [16] 张世田. 要重视文言词语横向教学法的研究[J]. 中学语文教学, 1995(9): 27-28.
- [17] 于彦春. 文言文释词解难方法摭谈[J]. 中学语文教学, 1996(4): 22-24.
- [18] 蔡茉莉. 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定位和方法选择[J]. 教育评论, 2007(6): 83-85.
- [19] 颜敏.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审视高考文言文阅读[J]. 中学语文教学, 2010(6): 4-8.
- [20] 汪昌友. 从积累走向内化与创新——2011 年全国中考文言文试题引发的思考与教学建议[J]. 中学语文教学, 2011(8): 69-71.
- [21] 刘宏业. 文化渗透: 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终极追求[J]. 教学与管理, 2013(25): 43-45.
- [22] 张长亮, 王彤彦, 郑国民. 文言文阅读能力实证分析及教学建议[J]. 中学语文教学, 2017(6): 71-74.
- [23] 钱梦龙. 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4): 25-27.
- [24] 王庆锋. 文言文教学要做到两重视一舍弃[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4): 28-30+32.
- [25] 张必银. 学文言非诵读不可[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6): 35-39.
- [26] 郑晓龙, 张茂娥. 教学千法读为本[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9): 29-30.
- [27] 谭桂声. 文言文诵读训练刍议[J]. 课程·教材·教法, 1997(9): 35-38.
- [28] 李思珩. 狠抓能力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J]. 中学语文教学, 1998(8): 30-31.
- [29] 何雁, 龚德芽. 加强诵读教学完成文言文教学重任[J]. 中学语文教学, 2000(12): 23-24.
- [30] 王进, 刘智华. 回归文言文教学的根本[J]. 中学语文教学, 2003(9): 27.
- [31] 郑艳. 如何让文言文教学更有效[J]. 语文建设, 2013(9): 1-2.
- [32] 陈玲玲, 李洁. 优化诵读设计, 让文言文教学更有效[J]. 中学语文教学, 2015(11): 67.
- [33] 毛超. 初中文言文教学应重视诵读[J]. 中国教育学报, 2018(2): 106.
- [34] 蒋益明. 文言文教“五读法”[J]. 中学语文教学, 1998(4): 33.
- [35] 张永月. 文言文教学诵读四法[J]. 语文建设, 2003(9): 28-29.
- [36] 苏忠文. 中学文言文朗读教学改革谈[J]. 教育评论, 2004(6): 116-117.
- [37] 梁开喜. 谈文言文诵读教学的层次性[J]. 语文建设, 2007(11): 34-35.
- [38] 宋江虹. 文言文教学新探[J]. 中国教育学报, 2012(S2): 218-219.
- [39] 许冬晶. 初中语文课程文言文教学探索[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 27(12): 127-129.
- [40] 黄晋. 中学文言文诵读教学策略研究[J].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15(3): 54-58.
- [41] 彭世铨. 文言文诵读应循序渐进[J]. 中国教育学报, 2021(3): 107.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3] 黄厚江. 黄厚江讲语文[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8.

- [44] 王荣生, 童志斌. 文言文教学教什么[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45] 余映潮. 余映潮的中学语文教学主张[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 [46] 张必锟, 张春莲, 陈恒舒. 文言教学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47] 沈华. 回归言语形式的文言文教学[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1.
- [48] 张春秀, 秦越. 多维视角下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研究[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 [49] 杨振中. 新编初中文言文助读[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 [50] 杨振中. 最新初中文言文助读[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5.
- [51] 杨振中. 新编初中文言文助读[M]. 最新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
- [52] 程永超. 文言文教学: 行于“文”“言”之中[J]. 语文建设, 2008(3): 17-19.
- [53] 周保华. 也谈“文言文教学: 行于‘文’‘言’之中”[J]. 语文建设, 2008(10): 11-14.
- [54] 李新平. 返璞归真蒙以养正——初中文言文教学谈[J]. 上海教育科研, 2012(9): 87-89.
- [55] 陈建源. 让“文”与“言”有机融合——《黔之驴》三种不同模式的设计[J]. 语文建设, 2009(2): 26-28.
- [56] 王小槐. 文言文教学要“言”与“文”并重[J]. 中学语文教学, 2013(10): 60-61.
- [57] 宣沫. 言文并重道通本达[J]. 中学语文教学, 2015(5): 63-64.
- [58] 王翔, 孙迪. 读写一体化支架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J]. 语文建设, 2024(1): 32-37.
- [59] 梁军磊. 文字、文章、文化: 以“三文”架构文言文教学[J]. 教育导刊, 2010(1): 89-91.
- [60] 夏峥嵘. 文言文教学中的“文”霸权与“言”霸权[J]. 语文教学通讯, 2011(8): 41-42.
-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63] 丁光辉. “争辩式文言文教学”实验报告[J]. 中学语文教学, 1994(10): 33.
- [64] 杨伯瀛. 浅谈文言文字词句教学[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8): 38-40.
- [65] 宋光荣. “引入法”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J]. 中学语文教学, 1997(10): 29-30.
- [66] 韩俊君. 办报激趣集腋成裘——创办文言文学习小报的尝试[J]. 中学语文教学, 1998(1): 32-33.